

孫詒讓遺書

札邊

雪克
陳野校點

孫詒讓遺書

札起

張舜徽題

雪克陳野校點
齊魯書社

札 遼

〔清〕孫詒讓 撰

雪克 陳野 校點

齊魯書社出版發行

山東人民印刷廠印刷

850×1168毫米32開本 13.5印張 2 插頁 265千字

1989年7月第1版 1989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數 1—1,200

ISBN7—5333—0030—0

H·3 定價：5.20圓

校點前記

《札遼》是晚清著名學者孫詒讓的校勘、訓詁名著。孫氏一生，博覽群籍，無意仕宦，刻意治學，長于訓詁，勤于校勘。覃思精研，著作等身。光緒十九年癸巳，時年四十六歲，他集三十年來校讀七十八種古籍《札記》之所成，擇其要者，而撰成《札遼》一書，次年刊成，成為他校勘、訓詁群籍的代表作之一。

《札遼》校書七十八種，共校文一千三百餘條。以子部為多，遍及四部，而以經、史、子、集為序。所涉不為不廣，但遠非孫氏所校群書的全部。今考孫氏著述，與校勘、訓詁相關者，《禮正義》、《墨子閒詁》、《籀廬述林》、《古籀拾遺》等書外，其校詁《尚書》、《大戴記》、《周書》等已撰成專著，分別刊行。又積多年之力，校勘阮元刻《十三經注疏》，擬作《經遼》而未就。此外，尚校勘群書多種。這些書，既為《札遼》所未及，其校文又因向未刊行，為學者所未見。這部分校勘成果，我已分別依例輯錄、整理，收入《籀廬遺著輯存》中，茲不詳述。這是一。至于《札遼》所收的七十八種古書的校文，也非孫氏原校文的全部。孫氏校書，習以某

本作底本，用它本，並廣涉它籍，以及類書所引，通校一過，凡有文字異同，疑義、謬誤，輒隨手詮釋、訂正，記錄於卷端行間。《札逯》所校群書的原批校本，今多不可見，就我所見到的幾種而言，在收入《札逯》時，多是既有刪棄，又有未見于原校本者。收入的校文，也多是經過加工，舉證更為周密，並非一例原文照錄。

《札逯》校書，涉及校勘、疏證文字，詮釋疑義、訂正譌誤，間及闡述文字義理，考辨典章制度諸方面。以其考核精確，向為學者所稱許。諸家撰述，每多引用其說，各類校釋、集釋、集解之作，亦多廣為收採，作為立論或詮釋古籍的依據。章炳麟《孫詒讓別傳》在評《札逯》的成就時說：「每下一義，妥耶寧極，渾入湊理，書少于《諸子平議》，校讐之勤倍《諸子平議》。詒讓學術蓋籠有金榜、錢大昕、段玉裁、王念孫四家，其明大義，鈎深窮高過之。」孫氏在校勘、訓釋古籍中所以獲得如此的成就，是和他嚴謹的治學態度、科學的治學方法，以及深厚的功力分不開的。

孫氏治學，向以嚴謹著稱。他在《札逯序》中述及撰作此書的經過：「每得一佳本，晨夕目誦。遇有鉤棘難通者，疑悟累積，輒鬱輻不怡。或窮思博討，不見端倪，偶涉它編，廼獲塉證，曠然昭寤，宿疑冰釋，則又欣然獨笑。若陟窮山，榛莽霾塞，忽覩微徑，竟達康莊。」甘苦得失之間，自可見其篤學深思、實事求是，和嚴謹的治學精神。這種精神，在《札逯》全書一千多條

校文的訓詁校勘中，隨處可見。無論是訂正某本之誤，糾正前人、時賢之說，還是闡釋自己的見解，皆取證于本書或它籍。于校勘，輒覓善本、初刻，或經名家校勘的本子，相互印證，多方比勘，不參成見，謹慎從事。象卷二之校《韓詩外傳》、即取清人校勘之善者，趙懷玉校刊本，周廷衆注本，及俞樾《讀韓詩外傳》校。卷五之校《列子》，就用了蔣氏景宋刊本，汪繼培校宋刊本，以及盧文弨、王念孫、俞樾等七種刊本、校本、校記。于訓釋，則以字音為關鍵，兼及字形、字義，從語氣、語意，上下文義，名物制度諸方面着手，細致嚴密，一絲不苟。象卷四校《晏子春秋·外篇第八》《公乘侈輿》作《公侈乘輿》，卷五校《莊子·應帝王》篇《汝又何帛》之「帛」，非王筠據崔本謂帛是為古文作白之譌，與俞樾之以「帛」為「臬」而讀為臬之說，引本書《天地》篇《說文》、金文以證「帛」當為「臬」。又同篇校「胥易技係」，非司馬彪、梁簡文、崔譔之以「胥」為「胥徒」，以「易」為「相輕易」，而以「胥」為「諧」之借字，並引《說文》、《周禮·天官叙官》、《詩·桑扈》鄭箋等以釋胥易之義。又象卷七校《韓非子·愛臣》篇「是故不得四從」之駁舊注「四鄰之國為私交」，而以「四從」謂駟乘，《十過》篇之考釋「中射士」等等，皆如此類。至于對某些證據不足、尚有疑義者，孫氏從不「摭摭新異，憑臆改易，以是為非」，「以孤證臆說貿亂古書之真」，「或存而不論，或著一「疑」字，以示並非定論，或徑書「未詳」、「義皆難解」、「未知孰是」，決不鑿空臆說，強為說解。

科學的治學方法。清儒樸學，超軼唐宋。因聲以求義，作為訓詁學的一個重要方法，到清代已臻于系統化、理論化。戴震、段玉裁、王氏父子、阮元之治訓詁，皆以聲音為本。王念孫之疏證《廣雅》，其方法就是就古音以求古義，引申觸類，不限形體。孫氏生當乾嘉諸儒之後，諳熟清儒治經史小學家法，深善乾嘉大師王氏父子「郵為精博，凡舉一義，皆塙鑿不刊」^①，因間取王氏《讀書雜誌》及盧氏《群書拾補》之義法，以校治古書。他繼承了乾嘉學者以聲韻為關鍵進行名物訓詁的主張，在校治古書的實踐中加以發揚光大。《札遄》自序所指出的「以聲類通轉為之鎋鍵」的話，雖是對乾嘉以來學者治訓詁的評述，其實也正是他撰作《札遄》所用方法的表白。孫氏雖不以聲韻名家，但對古聲韻、韻書下過切實的功夫^②，對於段玉裁、王念孫諸家的聲韻研究成果，各家韻部之異同，以及分用合用之間，明辨運用自如，故能把握住聲音這個關鍵，通過聲音探求詞義，聲同字異，聲近義同，分析歸納，比類綜合，由此而校勘、考釋文字，就猶如振裘而提其領，舉網而絜其綱了。以聲類通轉校文、釋義，貫穿《札遄》全書，無煩舉證。誠如俞樾評此書說：「精熟訓詁，通達段借，援據古籍以補正訛奪，根柢經義以詮釋古言。每下一說，輒使前後文皆怡然理順。」^③能够作到赜正文字，發疑正讀，奄若合符，這與孫氏科學的訓詁方法是分不開的。

深厚的功力。孫氏治學，博大精深。八歲即受四子書與《周官經》。十歲，以瀏覽《漢魏叢

書爲樂。年十三，草創《廣韻姓氏刊誤》，始爲校讐之學。十八歲，草《白虎通校補》。十九歲，草《諷籀餘錄》⁽²⁾。二十歲後，繼續校讐群籍⁽³⁾。二十六歲，開始撰寫《周禮正義》，二十多年後寫定這部被譽爲清儒群經新疏之冠的八十六卷巨著。光緒十八年壬辰，四十五歲，寫定《墨子閒詁》，光緒二十一年乙未夏以聚珍版刊印⁽⁴⁾。其功力之深厚，遠非泛泛者所可企及。以《札迻》而言，校書七十八種，連同引用取證之它本它籍，不下二、三百種，其校文，大多旁證博引，取證閎富，非淹博貫通、深諳古書的通例、變例者，實不能爲。象卷五校《列子·周穆王》篇「齏、藥、商、商」四字，就引用了《說文》、《爾雅》、《廣雅》、《玉篇》、《字林》、《一切經音義》、《列子釋文》、《集韻》、《五音集韻》、《穆天子傳》、《讀書叢錄》、《舒菴室隨筆》、《魏三體石經》、《汗簡》、《隸續》、《積古齋鐘鼎款識》等字書、韻書、專著十六、七種，綜合比勘，反覆考辨，以正張湛、殷敬順、郭璞諸家之失。又象卷二校《春秋釋例》之改《括地象》爲《括地志》，孫氏以原疏所引《括地象》十四事，與《史記正義》引《括地志》一一比驗，發現有十二事相符，因據以作出《括地象》當爲《括地志》之誤的結論，可稱信而有徵。孫氏所用《春秋釋例》，爲校勘名家孫星衍之校本，孫校發孫星衍之未發，其目光之犀利，心思之鎮密，于此可見。孫氏校讐古籍，時有無它本以爲證，而靠他究其微指，通其大例，對古籍融會貫通的功力，加以校定者。象卷八校《說苑·雜言》篇「子居艘楫之間」，孫氏校此文，

並無文獻依據，而徑以「居」上「子」字為衍。按：孫氏未見平湖葛氏傳樸堂藏明鈔本（《四部叢刊》據以景印），而該本正無「子」字。又象卷十一《南方草木狀》卷中《密香》：「幹似拒柳」，孫引《爾雅》校「拒」作「柜」。按：孫氏僅見明仿宋《百川學海》本，作「拒」，而景宋本《百川學海》正作「柜」。這不過是兩個簡單的例子。至于全書所校，與傳世古本、古注、唐以前文獻記載以及類書引據等相符者尚多，就不再一一舉證了。

《札遙》十二卷，光緒二十年刊成。孫氏哲嗣孟晉先生所編《孫徵君籀頤公年譜》（手稿本），于光緒二十一年八月，繫有孫氏「重斟《札遙》畢，修正初版」語，其修正之原本，今未得見，杭大藏原玉海樓各稿本，亦未見《札遙》手稿。陳衍《石遺室文續集·蕭穆傳》謂《札遙》、《周書斟補》皆蕭氏任校讐，今亦未見其校勘筆記。該著，民國以來各叢書既未收，亦無新的排印本。校勘是著，實無它本可資對勘，主要的工作是對孫氏所校書，及其援引它籍的文字，盡量依據原書加以查核。惟涉及典籍繁多，其校七十八種古籍所用各本，難一一覓得，而其援引所用之群籍，孫氏又未注明版本。在校核中，時見我們所據用的本子，與孫引多有未盡相合者。或是孫氏有意節略，或是以意引之，並非原文，或是各自所據版本不同，文字有異，也有孫氏引書有誤。考慮到這種情況，在這次的校勘中，除較有把握的誤字和其他失誤予以改正外，概仍其舊，不作更動。凡有更改，或有按語說明者，均出《校勘記》，以便覆核。孫氏校書，偶有失其句讀者，象卷四

《晏子春秋》「聖人之服中，悅而不駟」，孫校以「中悅」，與下文「駟華」相反為義，實失其句讀。今概從孫讀，以與其校語相適應。《札逢》校文中，每有自注，原刻為雙行小字。為了排印的方便，今於原注，徑改用單行連正文鈔寫，並加括號，以與正文相區別。如前所言，孫氏校文，《札逢》未見收者尚夥，且多未刊，本可輯為《附錄》，因這部分成果，我已輯入《籀廬遺著輯存》一書中，另由齊魯書社出版，在此就無需複出了。

這部校點稿，是我所八三屆碩士研究生陳野同志協助我合作而成的，其中前六卷的查核原書和校點初稿，是她作的，後六卷則由我充其役。最後由我對全書的校點，統一作了改訂。限于水平和平和條件，校點中的錯誤，敬請讀者指正。

雪克

一九八六年七月于杭州

大學古籍研究所

注：

〔一〕《札逢》校書的種數，其《自序》言「都七十餘家」，沒有確數。俞《序》稱為「共七十有七種」，與原刻卷首目錄所列種數相符。梁啟超《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》收有該目，為七十六種。我們在校點正文中，

發現當為七十八種，原刻本目錄于卷一《易稽覽圖鄭注》下，漏刻《易辨終備鄭康成注》。俞樾因目錄所載而記為七十七種，梁啟超又漏列卷九之《論衡》，遂各致誤。孫孟晉先生編《孫徵君籀廬公年譜》亦收載此目，作七十八種，不誤。華東師大王世偉同志在他的碩士畢業論文《孫詒讓校勘學研究》（油印本）中已發現了這一問題，並作了說明。

〔二〕孫氏《尚書駢枝》、《大戴禮記斟補》、《周書斟補》、《九旗古義述》四書，我有校點本。將由齊魯書社出版。

〔三〕詳見我所輯孫氏《十三經注疏校記》的《輯點說明》。一九八四年齊魯書社出版。

〔四〕孫氏手定《札遼》，對於一些舉證未盡周密，或立說未盡允當者，多未採入。容亦有《札遼》成書后之續得。未採與續得之間，就難以詳辨了。

〔五〕引文見《札遼》孫《序》。

〔六〕同〔五〕

〔七〕今杭大圖書館藏原玉海樓舊藏《集韻》十卷，清嘉慶刻本，有孫氏手錄各家精校，間有孫氏校語，書眉行間，朱墨爛然。又藏清胡秉虔《古韻論》三卷鈔本，清方成珪《集韻考正》十卷，孫氏均有朱筆校識。並有跋方氏《集韻考正》文，收入《籀廬述林》卷六。皆可證。

〔八〕引文見《札遼》俞《序》。

〔九〕孫氏以上三著，我分別有輯點、校點和輯補稿，均已收入《籀廬遺著輯存》中。

〔一〇〕其所校群籍之校文、識語，今可見者，我已輯漚成篇，題曰《籀廬讀書錄》，連同他人所輯者，一併收

入《籀賸遺著輯存》中。

附識：六二年夏，孟晉先生告我，籀公于光緒二十年秋冬之間校閱黃以周《禮書通故》五十卷，朱墨校識，鑒正三百數十條，並囑我覓而輯錄存傳之。今檢所編《孫徵君籀賸公年譜》（手稿本），於是年亦繫有校閱黃書事。惟所校原本，多年來訪求未得，每引為憾。姑識之，待繼續訪求。

〔二〕這期間，得俞樾書，並所作《墨詒》、《札逢》兩《序》。俞氏原信，今未可見，孟晉先生所編《籀公年譜》繫得俞氏書信事於光緒乙未，並節錄原信數語。今據以過錄如下，以饗讀者：「自杭還蘇，接誦手翰，深荷推許，萬不敢當。弟素無學問，近益荒落，猥以虛名，流布海內。東坡云：『過實之名，畏之如虎。』鄙意同之。足下淹貫之學，深沉之思，與年俱進，未可限量，豈衰朽所能望歟。承示《墨子閒詒》，洵足集墨學之大成。又示《札逢》，各種無不精審。承命制序，鄙言豈足為大著增重，各書數言，聊副來意，未知有當否。」

俞樾序

昔人有謂盧紹弓學士者曰：「他人讀書，受書之益。子讀書，則書受子之益。」盧爲憮然，蓋其言固有諷焉。余喜讀古書，每讀一書，必有校正，所著《諸子平議》凡十五種，而其散見於曲園、俞樓兩雜纂者，又不下四十種。前輩何子貞先生謂余曰：「甚乎哉，子之好治閒事也。」余亦無以解也。今年夏，瑞安孫詒讓仲容以所著《札迻》十二卷見示，讎校古書共七十有七種，其好治閒事蓋有甚於余矣。至其精熟訓詁，通達假借，援據古籍以補正訛奪，根柢經義以詮釋古言，每下一說，輒使前後文皆怡然理順。阮文達序王伯申先生《經義述聞》云：「使古聖賢見之，必解頤曰：『吾言固如是，數千年誤解今得明矣。』」仲容所爲《札迻》大率同此。然則書之受益於仲容者，亦自不淺矣。余嘗謂校讎之法，出於孔氏，子貢讀晉史，知「三豕」爲「己亥」之誤，卽其一事也。昭十二年《公羊傳》：「伯于陽者何？公子陽生也。」子曰：「我乃知之矣。」何劭公謂「知」公誤爲「伯」，「子」誤爲「于」，「陽」在，「生」刊滅闕。」是則讀書必逐字校對，亦孔氏之家法也。漢儒本以說經，蓋自杜子春始。杜子春治《周禮》，每曰「字當爲

某」，卽校字之權輿也。自是以後，是正文字遂爲治經之要。至後人又以治經者治群書，而筆鉞墨灸之功偏及四部矣。夫欲使我受書之益，必先使書受我之益，不然，「割申勸」爲「周田觀」，而「肆赦」爲「內長」，文且不能得其句讀，又烏能得其旨趣乎？余老矣，未必更能從事於此，仲容學過於余而年不及余，好學深思，以日思誤書爲一適，吾知經疾史恙之待治於仲容者，正無窮也。光緒二十一年夏德清俞樾

自序

詒讓少受性迂拙，於世事無所解顧，竊嗜讀古書。咸豐丙辰丁巳間，年八九歲，侍家大人於京師澄衷園，時甫受四子書，略識文義。庋閣有明人所刻《漢魏叢書》，愛其多古冊，輒竊觀之，雖不能解，然瀏覽篇目，自以爲樂也。年十六七，讀江子屏《漢學師承記》及阮文達公所集刊經解，始窺國朝通儒治經史、小學家法。既又隨大人官江東，適當東南巨寇蕩平，故家秘藏多散出，間收得之，亦纍數萬卷。每得一佳本，晨夕目誦，遇有鉤棘難通者，疑悟纍積，輒鬱轡不怡。或窮思博討，不見端倪，偶涉它編，迺獲塙證，曠然昭豁，宿疑冰釋，則又欣然獨笑。若陟窮山，榛莽羅塞，忽覩微徑，竟達康莊。邢子才云：「日思誤書，更是一適。斯語亮已。卅年以來，凡所采獲，咸綴識簡端，或別紙識錄，朱墨駁香，紛如落葉。既又治《周禮》及墨翟書，爲之疏詁。稽覽群籍，多相通貫，應時櫛記，所積益衆。中年早衰，意興零落，惟此讀書結習，猶復展卷忘倦，綴草揀選，殆盈匱衍矣。竊謂校書如鑿，例肇西漢都水《別錄》，問舉譌文，若以「立」爲「齊」，以「肖」爲「趙」之類，蓋後世校字之權輿也。晉唐之世，束皙、王弼、

顏師古之倫，皆箸書匡正群書違繆，經疏史注，咸資援證。近代鉅儒修學好古，校刊舊籍率有記述，而王懷祖觀察及子伯申尚書、盧紹弓學士、孫開如觀察、顧澗養文學、洪筠軒州倅、嚴鐵橋文學、顧尚之明經，及年丈俞蔭甫編修，所論著尤衆，風尚大昌，覃及異域。若安井衡、蒲阪圓所錄校雖疏淺，亦資考證。綜論厥善，大抵以舊刊精校爲據依，而究其微指，通其大例，精覃公博考，不參成見。其謾正文字譌舛，或求之於本書，或旁證之它籍，及援引之類書，而以聲類通轉爲之鎔鑄，故能發疑正讀，奄若合符。及其蔽也，則或穿穴形聲，摺摭新異，憑臆改易，以是爲非。乾嘉大師，唯王氏父子郅爲精博，凡舉一誼，皆塋鑿不刊。其餘諸家得失閒出，然其稽覈異同，啓發隱滯，咸足餉遺來學，沾溉不窮。我朝樸學超軼唐宋，斯其一端與！詒讓學識疏譴，於乾嘉諸先生無能爲役。然深善王觀察《讀書稊志》及盧學士《群書拾補》，伏案覃誦，恒用檢覈，閒竊取其義法以治古書，亦略有所瘳。嘗謂秦漢文籍，誼旨奧博，字例文例多與後世殊異，如荀卿書之「案」，墨翟書之「唯毋」，晏子書之以「敎」爲「對」，淮南王書之以「士」爲「武」，劉向書之以「能」爲「而」，驟讀之，幾不能通其語。復以竹帛槧棗，鈔刊婁易，則有三代文字之通段，有秦漢篆隸之變遷，有魏晉正《草》之輒淆，有六朝唐人俗書之流失，有宋元明校槧之屢改，逴徑百出，多岐亡羊，非覃思精勘，深究本原，未易得其正也。今春多暇，檢理匿藏，自以卅年覽涉所得，不欲棄置，輒取秦漢以逮齊梁故書雅記，都七十餘家，丹鉛所識，按

冊逐錄，申證厥誼，依盧氏《拾補》例，附識舊本異文，以備甄考。漢唐舊注，及近儒校釋，或有回穴，亦附糾正，寫成十有二卷。其群經、三史、《說文》之類，誼證雖博，別有箸錄，以竣續訂。凡所考論^(一)，雖復簡絲數米，或涉瑣屑，於作述闕旨未窺百一，然匡違舛佚，必有誼據，無以孤證臆說貿亂古書之真，則私心所遵循而不敢越者，儻附王、盧諸書之後，以裨補遺闕，或有所取爾。編寫既竟，謹舉漢唐以來校讐家之例，論厥要略，覬與學者共商榷焉。光緒十有九年十一月 瑞安孫詒讓叙

校勘記

〔一〕《簡牘述林》卷五收此《叙》，「竊」，作「唯」。

〔二〕「窺」，《述林》無此字。

〔三〕「大人」，《述林》作「家大人」。

〔四〕「竟」，《述林》作「遂」。

〔五〕「所」，《述林》作「所以」。

〔六〕「精覃」，《述林》作「精思」。

〔七〕「館」，《述林》作「鈴」。